

<<1973年的弹子球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1973年的弹子球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745975

10位ISBN编号：753274597X

出版时间：2008-8

出版时间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：(日)村上春树

页数：165

字数：63000

译者：林少华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1973年的弹子球&gt;&gt;

## 前言

村上或“我”在找什么？

村上春树有个“青春三部曲”，《且听风吟》率先，《寻羊冒险记》殿后，这部《1973年的弹子球》居中(以下称《球》)。

《球》写于1980年，和前一年的《且听风吟》一样，都是开酒吧期间半夜趴在厨房餐桌上写的，每晚吭哧吭哧写一两个小时，同时也是除《挪威的森林》外唯一有直子出现的长篇。

写《且听风吟》，大体是由于心血来潮，还没有创作自觉；但写《球》的时候，则已明显意识到自己想写的东西，即有了创作主题，有了创作自觉。

村上后来在《球》收入作品全集时写的后记中这样回顾道：这部作品夹在处女作《且听风吟》和第三部长篇《寻羊冒险记》之间，感觉上总好像有些模糊(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)，但这里首次出现了在我以后小说中展开的种种要素。

在总体上它固然和《且听风吟》同样未能走出习作阶段，不过我自己对这部小说还是有些偏爱的。

在这部作品中，我第一次得以将自己的情思聚敛于一个对象，那就是虚拟的弹子球机。

主人公“我”外出寻找那台游戏机。

这样的构思或结构同我的心情一拍即合。

这部作品也是一边开店一边写的。

和写《且听风吟》时一样，都是半夜伏在厨房桌子上写的。

全然没有写得辛苦的记忆，越写越想写。

和写《且听风吟》那时不同，感觉上写得十分顺畅。

一个命题(在结果上的命题)在此得到释放——因为已经写得无需命题了。

随着命题的淡出，自发性情节(story)开始支配我的脑袋，小说开始自立、开始独立行走。

我已经知道该做什么了。

当然，知道做不到的地方也许许许多多。

可是有一种让人心里温暖(heart warming)的乐观情绪——文学新手是需要这个的——在它的支撑下，我顺顺利利写完了这部小说。

小说本身的力量那样的东西开始破壳而出。

那里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手感。

而且，这是我半夜在厨房餐桌上写的最后一部长篇。

此后我彻底改变了生活，走上全职专业作家的道路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我对最初这两部小说怀有深切的个人挚爱。

这两本书里沁有我种种样样的回忆。

有的愉快，有的则不太愿意想起。

收入全集之际，大部分短篇都多少有所改动，但这两部原封未动。

一来一旦动起来就没完，二来也不想动，不想动的心情要更强些——前面也写了——我认为这两部作品的成立是同某种不完美性互为表里的。

读者朋友或许也有所不满，但希望理解我——这就是我，我只能是这样的我。

(《村上春树全作品·创作谈》，讲谈社，1990年) 如果说，村上在《且听风吟》中把自己的情思、意念、体验和思考之网任其自然地、消费性地散向四周，在《球》中则渐渐收拢起来，而将其集中抛向或“聚敛于”弹子球机这一对象——“我已经知道该做什么了”。

也就是说，创作开始由不自觉向自觉过渡，由无主题向有主题过渡。

那么，其作品的主题或自觉旨趣是什么呢？

就是寻找！

村上在1985年接受川本三郎的特别采访(《文学界》1985年8月号)和1991年在《文学界》增刊号“村上春树BO(J)K”中以《我这十年》为题撰文当中两次提到寻找，说自《球》开始出现寻找什么这一模式(pattern)，寻找是《球》的着眼点，明确表示以寻找什么为中心是受到了雷蒙德·钱德勒(Raimond Chandler)的影响。

## &lt;&lt;1973年的弹子球&gt;&gt;

“钱德勒的菲利浦·马洛为寻找某条线索见一个人，往下再见一个人——我的确如法炮制来着，因为我非常喜欢钱德勒。

结果一发不可遏止，见此人之后，往下去哪里自然水到渠成。

” 其实，寻找是很寻常的行为模式。

小时候找妈妈，上学后找老师，长大了找对象，毕业后找工作找房子找车子找票子找门路……应该说，人的一生就是寻找的一生。

在文学世界中，寻找也是最初的形态和模式。

但村上笔下的寻找——方式也好目标也好结果也好——大多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现实性和必要性，基本与生计无关。

比如在《球》中，一开始是找狗。

不是自家走失的狗也不是朋友委托的狗，而是火车站月台上的狗——直子一次提起小镇车站月台上总有狗从这头走到那头，于是“我”来了兴致，无论如何都想找那条狗。

“为此我剃了胡须，扎上半年没扎的领带，换上科尔多瓦新皮鞋”。

当然，寻找内容主要还是找弹子球机。

三年前“我”上大学时曾迷上弹子球游戏：“我真正陷入弹子球这个可诅咒的世界是在1970年冬天。

那半年感觉上我好像是在黑洞中度过的。

我在草原正中挖一个大小同自身尺寸相适的洞，整个人钻进洞去，塞起耳朵不听任何声响，什么都引不起我半点兴致。

” “我”玩得很好，“是我唯一能怀有自豪的领域”。

后来“我”不再玩了，常去的娱乐中心突然倒闭了，自己玩的那台名叫“宇宙飞船”的弹子球机随之去向不明。

于是“我”在1973年的某一天忽有所感，决心去找那台弹子球机，找弹子球机上的“她”： 某一天有什么俘获我们的心。

无所谓什么，什么都可以。

玫瑰花蕾、丢失的帽子、儿时中意的毛巾、金·皮多尼的旧唱片……全是早已失去归宿的无谓之物的堆砌。

那个什么在我们心中彷徨两三天，而后返回原处……黑暗。

我们的心被掘出好几口井。

井口有鸟掠过。

那年秋天一个黄昏俘获我的心的，其实是弹子球。

…… 不难看出，这不长的一段文字里容纳了村上文体几乎所有要素。

新颖别致，洗尽铅华，节奏明快，一气流注，而又峰回路转，机警诙谐，曲尽其妙。

简约、韵律和幽默联翩而出各呈风姿，日本式抒情和美国风味水乳交融浑然一体。

没有川端康成低回缠绵的咏叹，没有三岛由纪夫近乎自恋的执著，没有大江健三郎去而复来的滞重，没有村上龙无法稀释的稠浓——确如村上所说，“日语性”基本被“冲洗”干净，了无“赘疣”，从而形成了在传统日本文坛看来未尝不可以说是异端的异质性文体——来自日语又背叛日语，是日语又不像日语。

而村上作品之所以成为国人阅读视野中一道恒常性迷人风景线，之所以从中学生放学路上偷偷交换的“涉黄”读物跃入主流文坛和学术话语，一个重要原因，就在于其文体的异质性。

读村上，明显有别于读以往的日本小说及其同时代的日本文学作品，却又和村上师承的欧美文学尤其美国当代文学不尽相同。

而作为中文译本，无论行文本多么纯粹，也不同于中文原创，不混淆于任何中国作家。

近乎王小波的知性，但比王小波多了一分绅士般的从容；近乎王朔的调侃，但比王朔多了都市人的优雅。

这就是村上，就是所谓村上文体。

2008年4月15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晴空丽日绿柳樱花

<<1973年的弹子球>>

## <<1973年的弹子球>>

### 内容概要

这还是一个入口与出口的故事。

就象那只进入捕鼠器的小老鼠，因为出口已经关闭，第四天早上死掉了。

小老鼠就是城市青年的例子，男主角也即是鼠，他在寻找出口。

详尽的细节描写，对弹子球机的迷恋，无不透出深深的寂寞和迷茫。

曾在挪威森林出现的直子在这里只在第一节中提到，但感觉她的影子深深地笼罩住了全文。

鼠忘不掉对直子的爱。

他把自己封存在一个只容自己容身的洞里面，封存在弹子机游戏里面。

持续不断的弹子机游戏把他与周围的世界隔绝了。

本书为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，描述一青年为寻找少年时代的弹子机，又返回到无边的孤独之中的故事。

这也是一部寻找的小说。

一方面叙述者讲述了“我”和“鼠”如何努力摆脱异化，寻求人生的出口；另一方面叙述者通过讲述这段往事，也在为自己现在的生活寻找出口。

小说蕴涵着作者希望人类通过写作获得拯救的美好心愿。

## <<1973年的弹子球>>

### 作者简介

村上春树（1949- ），日本小说家。

京都府人。

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。

1979年，他的第一部小说《且听风吟》问世后，即被搬上了银幕。

随后，他的优秀作品《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》、《寻羊冒险记》、《挪威的森林》等相继发表。

的创作不受传统拘束，构思新奇，行文潇洒自在，而

## &lt;&lt;1973年的弹子球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一九六九——一九七三 喜欢听人讲陌生的地方，近乎病态地喜欢。

有一段时间——十年前的事了——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逢人就问自己生身故乡和成长期间住过的地方的事。

那个时代似乎极端缺乏愿意听人讲话那一类型的人，所以无论哪一个都对我讲得十分投入。

甚至有素不相识的人在哪里听说我这个嗜好而特意跑来一吐为快。

他们简直像往枯井里扔石子一样向我说各种各样——委实各种各样——的事，说罢全都心满意足地离去了。

有的说得洋洋自得，有的则怒气冲冲，有的说得头头是道，有的则自始至终令人不知所云。

而说的内容，有的枯燥无味，有的催人泪下，有的半开玩笑信口开河。

但我都尽最大努力地洗耳恭听。

原因固然不得而知，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对一个人、或者对全世界拼命传达什么。

这使我联想到被一个挨一个塞进纸壳箱里的猴群。

我把这样的猴们一只只从箱里取出，小心拍去灰尘，“呼”一声拍打屁股放归草原。

它们的去向我不知道。

肯定在哪里嚼着橡子什么的，然后一只只死掉——命运是奈何不得的。

这的确是一桩事倍功半的活计。

如今想来，假如那年举办“热心听他人讲话者世界大赛”，毫无疑问我将荣获冠军。

作为奖品，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。

我的交谈对象中有一个火星出生的和一个金星出生的。

两人的话给我以极深的印象。

最先讲的是土星。

“那里嘛……冷得不得了。

”他呻吟似的说，“一想都发、发晕。

”他属于某个政治性团体，该团体占据了大学校园的九号楼。

他的座右铭是“行动决定思想，反之则不可”。

至于什么决定行动，却无人指教。

可九号楼里有饮用水冷却器、电话和洗澡的热水，二楼甚至有蛮别致的音乐室，里边有两千张唱片和A5阿尔特克唱机，堪称天堂（较之有一股自行车赛场厕所那种味道的八号楼）。

他们每天早上用热水齐刷刷刮去胡须，下午兴之所致地一个接一个打长途电话。

到了晚上，聚在一起听唱片，以至秋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个个成了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。

十一月间一个天晴气朗的午后，第三机动队冲进九号楼时，据说里边正用最大音量播放威瓦尔弟《谐调的幻想》。

真假弄不清楚，却是围绕一九六九年的温馨传说之一。

我从堆得摇摇欲坠的用来作路障的长椅下面钻过时，正隐约传来海顿的G短调钢琴奏鸣曲。

那撩人情怀的气氛，同爬上开满山茶花的山坡小路去女朋友家时一模一样。

他劝我坐在最漂亮的一把椅子上，把温吞吞的啤酒倒进从理学院弄来的宽口瓶子里。

“而且引力大得很。

”他继续讲土星，“一个家伙踢在口里吐出的香口胶残渣上，竟踢裂了趾甲。

地、地狱啊！

” “是够意思。

”我隔了两秒附和道。

那时候我早已学到了各式各样——不下三百种——附和方式。

“太、太阳小得很，小得就像从外场看放在本垒上的一个稿子，所以总黑麻麻的。

”他叹息一声。

“大家干吗不离开呢？”

## <<1973年的弹子球>>

”我问，“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嘛，何苦……” “不明白。

怕是因为生在那上面的吧——是、是这么回事。

我大学毕业也回土星。

建、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。

搞、搞、搞革命。

” 总之我喜欢听遥远地方的故事。

我像冬眼前的熊一样贮存好几个这样的地方。

一闭上眼睛，眼前就浮起街衢，现出房舍，传来人语，甚至感觉得到人们那大约永远一成不变的、徐缓然而实实在在的生之潮流。

直子也跟我讲过好几次。

我一字不差地记得她的话。

“不知道怎么称呼才好。

” 直子坐在阳光明朗的学校休息室里，一只手支着脸颊不无厌烦地说着，笑了笑。

我耐住性子等她继续下文。

她说话总是慢悠悠的，总是字斟句酌。

我们面对面坐着。

中间一张红色塑料桌，桌上放有一个满满装着烟灰头的纸杯。

从高高的窗口如鲁本斯的画一般射下的阳光，在桌面正中间画出一条线，将明暗截然分开。

我放在桌面的两手，右手在光照中，左手在阴影里。

一九六九年春天，我们都正二十岁。

休息室给我们这些穿着新皮鞋、夹着新讲义、脑袋里灌满新脑浆的新生挤得再无插足之地，身旁始终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，或互相道歉。

“那根本算不上城市。

”她继续道，“有一条笔直笔直的铁路，有个车站。

车站不成样子，下雨天司机恐怕都看不见。

” 我点下头。

尔后两人一声不响地茫然看着在光照中摇曳不定的香烟的烟。

“车站月台上总有狗从这头走到那头。

就这么个车站，明白？

” 我点点头。

“出了站，有块小小的交通岛，有汽车站，有几家店铺……店铺都傻呆呆的，一直走过去就是公园。

公园有一架滑梯三座秋千。

” “沙坑呢？

” “沙坑？

”她慢慢想了一会儿，然后确认似的点下头，“有的。

”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。

我把燃到头的香烟小心碾死在纸杯里。

“那座城市真个无聊透顶！

建造那么无聊的城市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呢？

无法想象！

” “神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。

”我试着说了一句。

直子摇摇头，一个人笑了起来。

那是成绩单上清一色A的女大学生常有的笑法。

笑得活像《艾丽丝漫游奇幻记》里边的波斯猫。

她消失后那笑也没消失，在我的心里留了很久，不可思议。



<<1973年的弹子球>>

对了，无论如何我都想见见月台上跑来跑去的狗。

四年后，一九七三年五月，我一个人找到那座车站，为了看狗。

为此我剃了胡须，扎上半年没扎的领带，换上科尔多瓦新皮鞋。

我从车上——从只有眼看就要生锈的凄凄惶惶的两节车厢的市郊电气列车上下来，最先扑鼻而来的是令人怀念的青草气息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效游气息。

五月的风一如往昔从时间的远方阵阵吹来。

若扬起脸侧耳倾听，甚至可以听见云雀的鸣叫。

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坐在车站长椅上，以很无奈的心情吸了支烟。

清早走出宿舍时那兴冲冲的劲头已经荡然无存。

似乎一切不过是同一事情的周而复始而已。

永无休止的de ja vu，且重复一次恶化一次。

以前有一段时间，我曾跟几个朋友横七竖八地挤睡在一起；天亮时有人踩我的脑袋，道一声对不起，随即传来小便声。

周而复始。

我松了松领带，嘴角仍叼着香烟，用尚未合脚的皮鞋咔嚓咔嚓使劲地蹭水泥地面，目的是为了减轻脚痛。

痛倒是没那么厉害了，却持续带给我一种乖戾感——就好像身体被另外分成了几部分。

狗没出现。

乖戾感

<<1973年的弹子球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